

秋梦痕作品全集

浪子俠心

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浪子俠心

秋夢痕 著

(上)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浪子俠心

秋夢痕 著

(下)

中國書畫出版社



037884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浪子侠心/秋梦痕著. 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8
ISBN 7-5059-3014-1

I. 浪… II. 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②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9824 号

书 名	浪子侠心(上、下册)
作 者	秋梦痕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68 千字
印 张	21
插 页	1 页
版 次	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63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014-1/I · 2276
定 价	27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容简介

江湖上，谁人不知，三湘杨家与终南纪家乃三代世仇，誓不两立。但不曾想到，纪瑶屏与江湖游侠杨逸尘邂逅后，竟芳心摇动。这怎了得，一场空前流血的杀劫在所难免。为断杨之念，纪正宗欲将瑶屏嫁给长安名门“长影一字剑”陆定之子陆空。婚日，瑶屏不适，当脉击瑶屏有孕时，纪正宗痛击瑶屏后，当场施剑掌击脑门羞辱而死。

十八年后，瑶屏之子纪昭洵长大了，为报母仇，他开始寻找生父。几经坎坷，费尽周折，终于查清真正仇人并非杨逸尘，而是因情生妒，因妒生恨，曾在昭洵心目中被尊敬为恩人的江湖人称“惊神鞭”的崔九龙。

由于得益于甘江钓叟的真传，昭洵功夫骤增。遂与仇人进行了一场场震惊人寰的正邪搏杀，最终诛杀了不齿的恶徒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春风吹落一树花 (1)
- 第二章 山回路转不见亲 (50)
- 第三章 云雨荒台梦成空 (99)
- 第四章 君山战鼓急如雷 (146)
- 第五章 霜催落花飞满天 (194)
- 第六章 吊影散作千里雁 (227)
- 第七章 掷地交杯父子散 (251)
- 第八章 天涯赤子心茫茫 (283)
- 第九章 堪叹古今情不尽 (331)
- 第十章 莫将侠心比邪心 (366)

- 第十一章 侠心豪情震魔心…………… (405)
- 第十二章 欲语还休侠女心…………… (449)
- 第十三章 计诛强敌荡邪门…………… (482)
- 第十四章 只手撼山真高人…………… (521)
- 第十五章 狭路相逢不速客…………… (559)
- 第十六章 在劫难逃命注定…………… (598)
- 第十七章 英雄难过美人关…………… (636)

第一章

春风吹落一树花

寂静的终南山，陡见一条白影冲霄而起，现在太乙峰顶，春夜料峭的寒飞，吹得那人一身白衣猎猎作响，星光之下，却是一个神容俊伟，年约二十左右的少年。

他雄伟的身材，充满了男性的粗犷气息，然神采间，却露出心神不定的样子，在登峰之后，始终伫立峰头，目光俯视着峰下近处一片庄院，似乎在等待什么？

渐渐的，他神色愈来愈不耐，倏然举手撮唇，发出一声犹如暗号一般，长短有节，尖锐悠长的啸声。

啸声划空，袅袅远播，落入虚无苍茫之中，片刻间，又见一点白影，出现于峰脚，向太乙峰顶冉冉飞腾而来！

少年一见那点白影，不安焦愁的神色，顿时一扫而空，欣喜之色，露于眉睫。

恍眼间，那白影已上峰顶，竟是个黛眉如画，清艳不俗，年龄与少年相仿佛的素衣少女。

他欢愉的喊了一声屏妹，人急急地迎了上去，素衣少女也娇喊一声尘哥，一式乳燕投林，扑入白衣少年的怀中。

白衣少年立刻拥紧她，脸上布满了甜密的情意，轻轻

地说道：“想思一日如一年，屏妹，你昨天为什么不来？等得我心里好焦！”

素衣少女偎在他怀中，仰起玉首，深情地注视着他。

见他那种可怜的神色，不由吐嗤一笑，道：“想不到江湖上人称‘傲公子’的杨逸尘，竟变成了柔骨千万的情痴……”

白衣少年剑眉一挑，旋即叹息一声说道：

“我杨逸尘三年来虽仗着一身傲骨，拒绝了不知多少红粉佳人，凭着掌中一支铁剑，为三湘杨家，增加无数声誉，但自一年前见了你这‘玉观音’纪瑶屏，不知怎的，却变成了无主游魂，一颗心完全放在你身上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又轻轻一叹，方自柔情千万地接下去说：

“屏妹，今后若没有你，我不知将怎么活下去，像昨夜，我一夜未曾合眼，细数铜漏声声滴，方欲成眠已天明，个中滋味，谁能知道？”

语声绵缠，令人迴肠百转！

“玉观音”纪瑶屏不由得芳心感动已极，遂也郑重地道：

“尘哥，星星为证，天地为凭，我纪瑶屏身心皆已属君，海可枯，石可烂，此情不可渝……只是……深情容易催人老，一天不见，你不该这么伤神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语声变为一声长叹，脸上倏然蒙上一抹凄然之色。

“傲公子”杨逸尘一惊，急急问道：“屏妹，无缘无故的，你怎么长叹起来了呢！”

“玉观音”秀眸直视杨逸尘脸上，幽幽的道：“尘哥，我的心事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？”

“傲公子”惶然摇摇头，纪瑶屏又转叹一声道：“春梦苦短，来日方长，尘哥，你也应该为以后的日子打算一下了！”

杨逸尘一呆，神色立刻也变得黯然起来，呆呆的望着这位一见钟情，山盟海誓的恋人剑眉深锁，默默不发一言。

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打算，自离家潜居这终南山太乙峰畔，三个月来，与纪瑶屏夜夜欢聚，心神俱被如火恋情所溶化，只恨春宵苦短，早把一切思虑抛却脑后，可是现在经她一提，往日的烦恼，又如海潮一般涌起。

在江湖上，谁都知道，三湘杨家与终南纪家三代世仇，早已誓不两立。

结仇起因，源渊於三代之上，杨纪二家原本务农，皆居于终南山脚，隔着溪流遥遥相望，百年前却因一次大旱，农田龟裂，为了互争唯一溪流的水源，反目成仇，形成一场空前凄烈的械斗。

第一次，纪家惨遭败绩，立誓复仇，于是弃农习武，果于二十年后，把杨家一族杀得几乎寸草不留。

也就是杨逸尘的父亲——名震三湘“百蝶神剑”杨超伦的曾祖，当时幸逃一命，带着几个仅存的族人，潜离终南，迁居三湘。

于是他命唯一的儿子出外遍访名师习武，立誓报仇。

于是冤冤相报，仇恨愈结愈深，百年以来，这两家不

知经过多少次决斗，流过多少鲜血。

双方为了报仇泄恨，对武功也专心精研，传至如今的“剑掌双绝”纪正宗及“百蝶神剑”杨超伦手中，在武林中已蔚为二大名门，各自成为一方雄豪，也因为双方都知道对方实力不可轻视，故皆谨慎起来，不敢轻动。

于是往返不息的寻仇决斗，反而冷落下来，可是随时日之消逝，仇恨却愈来愈根深蒂固。

但，谁能想得到，杨逸尘在游侠江湖，与纪瑶屏邂逅后，竟然一见倾心，双方互诉衷情后，虽发觉彼此原是世仇，却因彼此都为对方的容貌人品所吸引，不但不计仇恨，反而双方立下宏愿，为了双方终身幸福，为了爱情，也是为了不愿再眼见流血牺牲的惨剧继续下去，都立志用各自的爱心，化解这段上代造成的误会纷争。

此刻，杨逸尘默然痴呆片刻，才满腹心事的说道：“屏妹，春夜风寒，我们回屋再谈吧！”

纪瑶屏点点头，于是在杨逸尘扶持下，双双飘下了太乙峰顶。

在山阴峰腰之处，有一间依着二棵古松搭盖的茅屋，从隙缝中尚漏出一丝灯火，二人轻轻飘落屋前，推开茅扉，走了进去。

这屋中的摆设，与茅屋外表的简陋，完全不一样，锦床缎被，竹几藤椅，使人感到清幽而雅洁。

心头沉凝如铅的杨逸尘眼望着这些无一不是纪瑶屏亲手布置的什物，周身稍稍升起一丝温暖的感觉，他扶着纪

瑶屏落座，不由发出一声慨叹，道：

“这里使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感到‘家’的滋味，唉！可惜只是暂时的，假如我们永久有这么一个‘家’，能有多好！”

纪瑶屏呶嗤一笑，说道：“难道你以前的家就不是家么？”

杨逸尘摇摇头，愁思千万的说道：“那不同，亲情虽然可贵，爱情更加无价，唉！再说……”

他又是一声长叹，方低沉的说道：“……我杨逸尘已是有家归不得了！”

纪瑶屏默然的娇容，为之一惊，急急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杨逸尘叹道：“我来终南之前，为了提起与你婚事，遭家父怒斥，已经与家庭决裂了！”

纪瑶屏娇容益发灰暗了，幽幽一叹道：“尘哥；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？”

杨逸尘拥紧纪瑶屏双肩，激动的说道：

“屏妹！我不忍使你伤心失望，所以隐瞒至今，屏妹，相信我，让我慢慢另设他法……我想……人定必可胜天。”

纪瑶屏感动地望了他一眼，却忧愁地道：“尘哥，情势却无法容许我们再慢了，因为……因为我已有了二个月的身孕……”

杨逸尘一听这话，脑中轰然一声，又惊又喜，不由急急说道：“真的？那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？”

纪瑶屏秀目含嗔，幽幽道：

“你真莫名其妙，以前我怎么会知道？事情是昨天才发觉的，叫我怎能早些告诉你呢？”

杨逸尘一把握紧她的双手，激动地道：“屏妹，那太好了……”

话说了一半，脸上激动的红潮消退了，代之而起的，是呆滞的忧容，现实的环境使他发愁，心的竟又低沉得如山谷深渊中，灰暗凝结的云雾。

不错！梦幻般的爱情中间开出了花，结出了果，是太好了，但若不能结合，一切都像无根之花，虚无之果，随时都可能破裂消失的！

眼前的梦幻虽然甜密温馨，然而，摆在前面的处境更现实了！而现实却是那么残酷，那么使人悚栗！

由“百蝶神剑”杨超伦不准杨逸尘娶这门媳妇来推测，情形是可以料得到的，性烈如火的“剑掌双绝”纪正宗更不会答应女儿嫁给世仇之子！

那末，唯一的办法，只有双双私奔一走了之。

对于“走”字，杨逸尘与纪瑶屏并非没有想到过，而且不止一次地讨论过，但都为了顾虑到后果问题而拖延下来。

不说结论之初，双双所立的宏愿，单单能预料得到的后果，就使他们不敢去想，这点对杨逸尘来说，顾虑并不大，一方面他是男方，二方面，他家有三兄弟，可是对纪瑶屏来说，顾虑就太多了！

性烈如火的“剑掌双绝”纪正宗仅出一女，纪瑶屏失

踪后，若查出这段因果，试想纪正宗将会如何？他会忍得下这口气么？

那么，一场空前流血的杀劫，立刻即将上演，这次劫祸一起，由于双方平日都广交声势，故而杀劫牵连之广，将会无法想像。

若为了二人的终身幸福而造成一宗巨劫，纪瑶屏是极不愿这样做的，也由于这一点，所以二人始终讨论不出一个结果。

然而，情势却已逼得人非往这条路上走不可，虽说江湖儿女，不拘泥于俗礼，但一个未出嫁的小姐，竟做了母亲，届时又怎么面对广多的亲友？

此刻，杨逸尘把利害关系衡量了半天，终于忍不住道：“屏妹，我不知你曾透露过我们的关系没有？”

纪瑶屏摇摇头，忧愁地道：“没有，家父的个性，你不是不清楚，若贸然提出，结果是料得到的！”

杨逸尘叹道：“若如此，我觉得你只有先离家为上策了。我们先找一个僻静之处，定居下来，再慢慢设法善后，屏妹，为了你的名誉，为了纪家的声誉，除此之外，再没有第二个办法了。”

纪瑶屏虽极不愿意，但想想确实没有别的更好办法，只得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尘哥，不过得给我五天的时间……”

杨逸尘急急问道：“既然决定走，为什么还要五天？”

纪瑶屏幽叹一声道：

“让我探探爸爸的口风，实在不行，再走不迟，只要有

一线希望，我终得争取一下，反正五天后，情形如何，我一定会告诉你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缓缓起身，柔情万千地又道：“尘哥，这几天你暂时委屈一下，我要走了！”

杨逸尘忧虑地点点头，立刻又默默地拥紧纪瑶屏，二人虽没有再说一句话，但彼此之间的心灵，皆吐出无声的祝福。

半晌，纪瑶屏才轻轻地推开杨逸尘，飘然推开茅扉，冉冉下峰。

杨逸尘站门口，目送他人影消失，心头顿时空虚虚的，拥塞着满腹春愁。

于是日子一天天的在他苦等中溜过去了。

五天时间，在杨逸尘来说，好像有五年那么长，然而五天过去了，却仍不见纪瑶屏的影子。

又是两天过去了，杨逸尘由苦候变为焦灼，渐渐，他隐隐感到一丝不祥的预兆，但他不知纪瑶屏遭遇到了什么困难？为什么不来通个消息？

在第八天的晚上，杨逸尘终于熬不住了，决定偷偷入纪家庄，查探一下消息，于是他换了一袭黑色长衫，插好佩剑，长身泻下终南山，直扑纪家庄。

纪家庄就在终南山麓不远处，三十里平畴，耸立着高高的石楼，门口两个石狮子，抖落出一派雄伟的气势。

杨逸尘下了终南山，时间已经是初更，他远远一瞥灯光亮遍半边天的纪家庄，倏然呆住了。

时间已值深夜上更，按说纪家庄的人早该安息，然而现在庄中却灯火辉煌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但令他惊疑的尚不止此，高耸的石牌楼门敞开，门户两旁站立着两名青衣家丁，门上高悬着八只红色喜字灯笼，敢情谁在做喜事？

这刹那，杨逸尘又惊又疑，他暗忖道：“纪家并没有什么人，唯有屏妹一女，办喜事莫非就是……但是她有什么喜事呢？”

心中思索着，已避过前门，摸索到墙，长身一跃，极为谨慎地掠身而入。

他翻身入墙里，却正好是纪家庄第二进院落，只见许多青衣家丁，来回如穿梭，提壶端盘，忙碌已极，但每个人的神色，却充满了一片喜气。

在灯火辉煌的前院，不时响起了大笑声，隐约传入，那种热闹嘈杂的声音，可见人极多。

杨逸尘从未到过纪家庄，自然不知纪瑶屏住处在那里。

但依常情判断，妇女内眷必在深院后进，可是他眼见这股热闹情形，却不禁发起愁来，像这种情形，若要往里潜入，可真不容易。

可是既到了此地，他实在不甘心再退回去，八天的苦候，已使他心灼神焦，何况他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喜事，心有可疑，必须把它弄清楚。

于是他藉着墙角阴影，紧张地静候着潜入的机会。

往来如穿梭的家丁，似乎稍稍稀落了一些，他提起真

元，轻若狸猫的纵上靠近处一座平房顶上，疾如闪电，向后院落扑去。

或许是命运，或许他太过紧张惊惶，他身形刚刚扑上一段矮墙，却见一个家丁在一条白石院径中，低头迎面而来。

那家丁低着头本来并没有看见杨逸尘，但突见地上印着一条长长的人影黑印，杨逸尘急忙欲伏身。

正要伏未伏的刹那，那家丁已一声惊呼，猛然抬起头来，与杨逸尘恰巧照了面。

“嘿，是什么人？竟这么大胆，敢在后面闯？”那家丁惊愕之下，朗声大喝，声震近远。

杨逸尘心中一慌，这霎那，他知道身形已经暴露，要避也没有用了，为了避免误会，他急忙飘落墙下抱拳道：“管家，别误会，在下是来贺喜的……”

那家丁目光在杨逸尘身上一打转，立刻冷笑一声，喝道：

“恭喜的？嘿嘿，朋友是骗谁？百余宾客中，我纪福就没有看过谁佩着剑来道喜，再说，宾客皆在前院，你为什么往内院闯？”

杨逸尘一呆，知道露了马脚，骗也骗不过去。

这时四面步声纷至沓来，纪家许多人都闻声而来，夹着大声的询问：“什么事？……是什么事……”

杨逸尘猛觉情形不对，忙抱拳道：“管家误会，咳……在下暂且告退！”说着身形一长，走为上策！